

◀◀(上接1版)

2017年,村子整体脱贫,136户533人全摘了穷帽;2024年人均收入涨到28223元,是2013年的16倍多。如今的十八洞村,发展有思路,出寨有大路,致富有门路,上网有网路,成为全国闻名的红色旅游景点。

沉寂的苗寨热闹起来,在外打工的人回来了,毕业的大学生返乡了,外面的客人进来了……山门打开,乡亲们心情从未如此敞亮,日子从未如此有奔头。

此前连汽车都没坐过的石拔三,在家门口的边城机场坐上飞机,去了北京。每每有游客问起,她都会连比带划地说:“7次了,去北京,坐飞机。看到了蓝天白云,看到了天安门。家里还买了大彩电,看新闻,总书记的画面一出现,我就放下手里的活儿,好好看看他、听听他在讲什么。”

石拔三家门口贴着一副对联,上联是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下联是“世代不忘总书记”,横批是“饮水思源”。老人紧紧拉住记者的手说:“你们是北京来的,能不能转告总书记,感谢他,乡亲们很想他。”

像石拔三一样把浓浓的思念刻在对联上的,还有退休教师杨东仕。那天,他刚打开家门准备外出,抬头就看到总书记从对面走来。杨东仕立在原地,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总书记主动走上前,与他亲切握手交谈。

“更巧的是,那天我爱人也参加了院坝上的座谈会,她也跟总书记握了手,我们家实在是太幸福了!当晚我激动难眠,第二天一早便写下了这副对联——‘习主席握手温暖人心,共产党领导福泽万代’,横批是‘幸福人家’。”杨东仕的脸上幸福满溢。

“苗寨脱贫感恩恩,家人和勤传孝亲”“精准扶贫春已到,芳菲盛举正当时”……村里人家门口的一副副对联,记录着十八洞村翻天覆地的变化,寄托着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、对人民领袖的质朴牵挂。

兴产

治穷,要拔根;拔穷根,就要有产业。十八洞村跌跌撞撞、磕磕碰碰,最终找到了一条兴产富民的路子。“2024年,我们分红77万元,2025年我们分红100万元!”说到分红,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,十八洞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施金通声音洪亮。在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前,997名村民人均领到了1000元的大红包。

有红包,是因为有产业。红色,是新时代十八洞村最鲜亮的底色,也是发展旅游的金字招牌。如今,这个小小山村美誉等身,全国和美乡村百佳范例、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认定的最佳旅游乡村……

但发展旅游,也踩过坑。十八洞村出了名,一时间涌入许多游客,不少问题也随之暴露。你卖啥我卖啥,商品严重同质化;摊位乱占乱摆,停车难堵车多秩序乱;环境不尽如人意,经营理念也落后,有的人是能宰一笔是一笔。

怎么办?必须规范升级,打造口碑,否则没人愿意来。花垣县驻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与村委会商量,决定引进社会资本,以“鲇鱼效应”倒逼大家好 handy。

质疑声随之而来——“这不是肥水流入外人田?”“村集体办餐厅不是与民争利吗?”……

顶住压力说服村民,村委会坚定推进旅游升级。提升村容村貌,民居修缮,修旧如旧;牲畜禁养,消除异味;摊位集中管理,谁经营谁负责;改善旅游体验,村级游客服务中心、千米游步道等先后建成。全新亮相后的十八洞村,颜值与名气更匹配,2024年接待游客88.7万人次,旅游收入2198.8万元,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增收的主力。

与红色文旅一同火起来的,还有苗绣。在十八洞村苗绣乡村振兴示范基地,绣娘石春英挽了挽衣角,笑着朝来客招手:“欢迎看看苗绣,都是我们亲手绣的。”货架上50多款上千件绣品,她如数家珍。

早些年,为了过得好点,她背着行李走南闯北,没文化没手艺,脏活累活都得接。外出打工那些年,她把孩子丢给老人,一年到头难回一次家。过完春节,只能悄悄出发,听到身后传来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,心如刀绞却不敢回头。

2018年,十八洞村启动苗绣“让妈妈回家”计划。在老支书石顺连的带领下,通过苗绣特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训,妇女们掌握了苗绣技艺,每月在家门口就能增收1200元至3000元。

现在,村里像石春英一样不用外出打工的绣娘已有54位。绣娘们经常凑在一起,笑着唱:“带着娃,绣着花,养活自己又养家。”苗绣产业一年比一年好,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收20万元以上。

这些年,十八洞村尝试过不少产业,并非所有都顺利,猕猴桃就是其中之一。

2014年,村里提出“跳出十八洞,发展十八洞”的思路。考虑到花垣县是种植猕猴桃的理想之地,村里决定发展“飞地经济”,在耕地面积较为丰富的道二乡流转土地种植猕猴桃。2017年,猕猴桃挂果,当年贫困户每人分得1000元。截至目前,产业已给十八洞村分红600余万元。

“2022年,湘西遭遇严重干旱,不少猕猴桃树都旱死了。”施金通说,这些猕猴桃品种也比较老,市场销路后劲不足,村里正筹划着更换新品种。“眼下,猕猴桃产业确实遇到了困难,但还是要干,不能辜负乡亲们的期待。”

红色旅游、苗绣、山茶油……特色产业越来越多,群众生活也越来越富,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3年的几乎为零,达到了2024年的622.7万元。石顺连说:“以前,我们穷,人家看到我们心痛;现在,我们富起来了,人家看到我们心动。”“万一政策帮扶没有了,咱们还担心返贫吗?”记者试探着问道。“回不去了,绝对回不去了。”施金通提高音量回答,给他底气的,正是一个个欣欣向荣的产业。

不止十八洞村,湘西的特色产业立足禀赋、各有千秋,发展底气越来越足。“旅游、中药材、果业、茶叶和茶油……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致富产业。通过土地入股、农房入股、订单收购等方式,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。靠共同奋斗过上的好日子,肯定会更加红火。”湘西州委书记刘涛说。

十八洞村新故事



十八洞村游人络绎不绝。近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,探寻小村巨变的密码。

杨贤清 摄

扶志

跟着蜜蜂走,便能寻到龙先兰的家。

站在院坝中央的龙先兰,短发利落,眼神明亮。偶有蜜蜂飞近,他抬手轻轻挥开。“我可能天生适合养蜂,被蜇后也不会肿。”他得意地说。这些忙碌的蜜蜂,给龙先兰带来了甜蜜生活。

龙先兰,算得上十八洞村的“明星人物”。他的名气,来自于“懒汉变硬汉”的曲折往事。

“‘酒鬼’,那是2013年以前的龙先兰。”他从不回避这段历史,母亲不知所踪、父亲早逝、妹妹意外身亡。十六七岁的少年,一夜间一无所靠。

村里人记得,过去的龙先兰是“逢酒必喝,逢喝必多,倒在哪里,睡在哪里”。“不想清醒,一醒都是烦心事。”他回忆道,最穷的时候,只能向亲戚借米度日。

“精准扶贫”理念的提出,让十八洞村站上了新起点。

2014年1月,扶贫工作队进驻十八洞村。听说可能有3000元扶贫款可以领取,在外打工的龙先兰匆忙回村,待了几日,却一无所获。酒精上头的他,径直闯进调研会场嚷道:“工作队来了,我还没饭吃,没老婆!”

脱贫又脱单,是龙先兰质朴的愿望,也是工作队要啃的一块“硬骨头”。

在工作队安排下,龙先兰和几个村民到当地一家农校学习养殖、种植技术。养过竹鼠、试过卖鱼,龙先兰发现都不适合。他浑劲儿又犯了,一声不吭跑去长沙打工。队长一个长长的电话把他叫了回来。

这次,工作队为他“量身定制”了养蜂计划。十八洞村群山环绕,蜜源丰富,养蜂不需要太多本金,正好适合他。

经过培训后,龙先兰在家里试着养了4箱土蜜蜂。2015年,蜜蜂产蜜在即。蜂蜜销路咋样,龙先兰心里没底。于是,他抱着从师傅那借来的10斤蜂蜜,在游客必经的路边摆了两天摊,120元一斤的蜂蜜销售一空,这让龙先兰一下有了信心和干劲。

“蜜蜂很敏感,温度、湿度、食物,哪一个不到位,它们就会飞走。”龙先兰一脸专注。这个曾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,如今成了蜜蜂专家。

信心一旦生根,就会飞速生长。龙先兰想贷款扩大规模,曾经的坏名声却让放贷员犯了嘀咕。在工作队担保下,银行才勉强贷给龙先兰2万元,直到看见他日夜守着蜂箱的路实样,才追加到5万元。

龙先兰的脱贫路见了亮光,可脱单这事,却像湘西大山里的雾,看得见抓不着。

2015年下半年,在工作队组织的一场相亲大会上,龙先兰与邻村姑娘吴满金当场牵了手。可吴满金的妈妈知道后,坚决不答应:“大伙儿都知道他是个酒鬼,我女儿不能往火坑里跳。”

这次,龙先兰没有火借火消,而是拿出了更大干劲:为了让老人放心把姑娘交给我,我得干出个人样!龙先兰夜以继日地照料蜂群,蜂箱从4箱增加到40多箱。2016年底,龙先兰卖蜜收入达5万元。

2017年1月22日,龙先兰家贴出了喜联,如迎娶吴满金,这场迟来的婚礼,成为十八洞村人津津乐道的喜事。

结婚时的喜联,一直挂到了现在。“我能有今天这个家,是精准扶贫带来的。”龙先兰掰着指头数道:2016年,顺利脱贫;2017年,成功脱单,牵头成立养蜂合作社,带领118户村民养蜂;2019年,在县城买了新房;2020年,女儿出生……数着数着,一个女娃娃从屋里跑了出来,一头扑进父亲怀里。

“这就是我的女儿龙思恩,取名思恩就是让她饮水思源,不忘今天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。”说这话时,龙先兰的眼里闪着光。

这几年,乘着电商东风,龙先兰干起了直播带货,蜂蜜销量提高近20%。看着飞进飞出的蜜蜂,龙先兰发自肺腑地说:“我要与更多人一起,把这份甜蜜事业做大。”

返乡

走出大山,曾经是十八洞村人的向往。

返回大山,如今却是更多年轻人的抉择。大学生施湘选择了回乡讲故事。晨雾未散,青石板路上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身穿靛蓝色苗服的施湘,紧了紧头上的耳麦,满脸微笑地站在十八洞村精准扶贫主题陈列馆前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
从祖辈的艰辛讲到总书记到访时的温暖,再到村民们撸起袖子干的劲头……讲到动情处,施湘的眼眶里满含泪水。这份看似普通的职业,在施湘心里却分量十足。

施湘还有一个龙凤胎弟弟施康,也是大学生。一户出两个大学生,是小山村里的稀罕事。“父亲靠

贷款、借钱,‘砸锅卖铁’把我们一起送进大学。可我毕业后,父亲却建议我回村讲讲家乡事。”施湘说,“当时的我不明白父亲的苦心,但现在看,这个选择的含金量越来越足了。人们来到十八洞村,就是想弄清小村为何巨变,而我,恰是那个幸运的讲述者。”

施康选择了回乡创业。与姐姐施湘不同,施康2018年大学一毕业,父亲让他回村,他却回答“再等等”,便去长沙干起新媒体。短短一年多时间,他有了一个近50人的短视频团队。可他,最终还是选择了回村。

回村的决定,并非一时兴起。2013年11月,正读高二的施康听说总书记到了十八洞村,第一反应是“不敢相信”。消息确认的瞬间,施康激动地想——一束光照进了大山,村里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。

那束光,成了施康心里的“锚”,拔掉家乡穷根的念头,在施康心里愈加强烈。困于大山,走出大山,又回归大山。2019年底,施康带着一腔热血回乡创业。

创业的路,比想象中难。最初拍短视频没收入,团队伙伴全靠热情撑着。奶奶抹着泪说:“读了大学又回村,拍这个能当饭吃?”岳父家也因他没稳定工作,一度反对婚事。2022年,从短视频转型直播,他们的流量惨淡。

施康清晰记得,他们的第一场直播在厨房开播,三合旧手机、一盏节能灯,喊破嗓子卖出两单腊肉,还是亲戚买的。

“多亏村‘两委’、工作队提供设备、场地,后来,县里组织新农人电商培训,我们学会选品、排品、投流,慢慢把账号做到3个、粉丝近10万。”回村创业总算看见了一丝曙光。此时,距施康回村已过去5年。

“直播有了人气,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。”施康说,从浙江回村创业的龙金彪懂市场,能发现卖什么赚钱;村里唯一“985”大学毕业的施林刚懂金融,能帮助解决融资问题……

在湘西下到湖南,一拨又一拨与施湘、施康一样的年轻人,凭着对市场的敏锐,靠着对乡土的熟稔,让产品走出大山,让新知来到乡村,一个个曾经贫困的村庄由此变了模样。

接力

2014年1月,第一支扶贫工作队来到十八洞村。当得知工作队队长龙秀林是宣传部干部时,许多兴冲冲从外地赶回的村民炸了锅。“咋派了一个耍笔头的过来”“没资金、没项目,拿什么扶贫”……

见面会在尴尬中结束,更多的难题接踵而至。修大路,占地没补偿,那可不行!建农网,要占稻田,想都别想!本想大展拳脚的工作队,却发现连一棵树都动不了。

治贫先治愚,扶贫要扶志。如何将一盘散沙的人心聚拢起来?龙秀林灵光一现:村民爱打篮球,有时下水田干活,听到有球打,脚都顾不上洗,直奔球场。那就先办几场“赛际”篮球赛!

果不其然,每打一场球,民心就聚一分,村民和工作队就近在人熟了,事儿就好办。“要想富先修路。现在连电都没有,怎么脱贫?”龙秀林与大家掏心窝子。人心换人心,拆台的人少了,主动出力的人多了。曾扬言要剪电线的村民施六金,竟无偿让地给村里修停车场。

趁着热乎劲儿,工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:公共步道铺上青石板,出门不再一脚泥;电网通到家家户户,晚上不再一片黑;贫困户识别有标准,由村民说了算……

路通了,得有人来。石登高,这位第二任工作队队长经过反复考量,定下一个新目标——发展旅游。不少村民嘀咕:“旅游这玩意儿虚头巴脑,哪有大米、苞谷实在?”

与其争论,不如实干。搞旅游的第一把火,聚焦村容村貌,难点是“禁养”。一直以来,村民们习惯了在房前屋后养猪养鸡,粪便遍地,一到夏天,臭气袭人。石登高带着工作队,一家一家地做工作。

“队长,不让养了,年底你给我买肉吃吗?”村民的话,毫不留情。石登高继续苦口婆心:“环境好了,旅游发展起来了,大家住后都有饭吃。”工作队的诚心终于让村民放下了疑虑。

环境改善,颜值提升,又有“精准扶贫”首倡地的加持,十八洞村的旅游火了,村民不出家门就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

麻辉煌、孙中元、田晓,一棒传一棒,一任接一任。

等到龙科接过接力棒时,已是第六任了。“当十八洞村的第一书记,是不是很风光?”记者调侃着问。这位一说话就笑的汉子,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:“那可是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,难上加难。一想到这,有时急得连觉都睡不着。”

再难,也得干。面对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

乡村振兴有效衔接”的新任务,十八洞村“一家好”能不能带动“大家好”?

“按照《十八洞片区乡村振兴规划(2023—2035年)》,以十八洞为龙头,包含张刀、双龙、马鞍、红英、毛坪、排碧、板栗7个周边村寨的十八洞片区,将抱团前行、差异发展。”龙科坚定地说。

由龙科牵头,整合8个村资源,按照十八洞村占30%、其余7个村各占10%的比例,联合成立湖南省十八洞村乡村发展有限责任公司。双龙村旅游开发、张刀村竹艺提质、红英村特色种养、马鞍村发展苗绣……小小的“十八洞”变大了,振兴的涟漪层层荡开。

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、厅长王建球介绍,5年来,湖南全省先后下派3个轮次、29936支队伍、81244名驻村干部,持续扎根基层。三湘大地的广袤乡村,无数振兴故事正在续写。

展翅

弱鸟高飞,必凭羽翼。十八洞村,凭何展翅?联结此处到彼处的,是路。没路的苦,乡亲们吃够了!

“那时候,我们有‘三怕’。怕猪太肥,运不出;怕娃上学,送不了;怕得大病,救不急。”提及多年前的时光,年近六旬的村民施进兰依然一句三叹。

穷则思变,变从路始。2015年4月,进村道路拓宽项目争取下来,可刚开工,挖掘机就停了。为啥?修路要占地,又没补偿金,谁干?老支书石顺连一口唾沫一个钉:“从我家先动工。”可占群众的地,怎么办?用党员干部家的地换!

施金通家的第一块一亩田,就是这样被他“逼着”阿家(父亲)阿妈换出去的。一辈子种地,老两口“故田”难舍,阿家抽着旱烟,阿妈低头流泪。“你们是要水田吃饭,还是要儿子?”施金通狠心说道。阿家让步了,良久才缓缓地说:“哎,谁叫我儿子是党员干部呢?”

思想的路一通,现实的路也通了。2015年,户与户有青石板路;2016年,寨跟寨有了柏油路;2021年,入村的公路湘西花垣Y021线,入选全国“十大最美农村路”。“有路,就有了希望。”70多岁的苗族老汉施老记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

联结此岸与彼岸的,是桥。倘若没有矮寨大桥,如今乡村振兴的成色就会打上折扣。

此言不虚。2012年,矮寨大桥建成通车,一桥飞架东西,天堑变通途,十八洞村才从深山末端变成交通前沿,湘西州矮寨、十八洞·德夯大峡谷景区也才能连点成线,打造5A级景区。

在矮寨大桥施工现场里,这条由18万吨材料、69节钢桁梁构成的“天路”,分外温暖。2011年,她从永顺县芙蓉镇嫁到这里,结婚当日的情形她历历在目:“前一晚就没休息好,又要走4个小时的盘山公路到婆家,整个人都晕晕沉沉的。”如今,从桥头到这头到桥那头开车只用一两分钟,鲁鹏每每想起都觉得像在做梦一般。

展翅高飞,要凭文化。谈起十八洞村最深刻的变化,十八洞党校教师兰岚笃定地说:“是文化,是向上的精气神,是向善的正能量。”

“今天正好是吉客节,晚上有群众自发的活动,大家可以去看看啊!”刚一见到记者,花垣县委书记王京海就热情地邀请:“这些年,每逢11月3日,十八洞村群众都会自发开展活动,庆祝这个吉祥客人到来的日子。”

临近傍晚,天浙浙沥沥地下起了雨,在舞台灯的映射下,雨线密得像一张网,气温也降到10摄氏度以下。吉客节现场却异常火爆——台上,演员们没穿戴雨具,任凭雨水砸在身上,十分投入地表演;台下,乡亲们扶老携幼,津津有味地观看演出。

阿依努尔·帕塔尔,这位来自十八洞村“姐妹村”——新疆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片区新城西门村的维吾尔族姑娘,一边擦拭着脸上的雨水一边说:“看到村民背篓里背着孩子,打着伞站着看表演,我和姐妹们都被深深触动了。”

自信的十八洞人,文明的十八洞村。十八洞村从“等”到主动,从“靠”到自立,从“要”到造血,这背后,正是文化润物无声的力量。

曾经山路弯弯,已成大道通途,有梦想的人越来越多。幸运的是,这些梦想,都插上了飞翔的翅膀。

坚守

“你们找谁?”一位肤色黝黑、体型敦实的男人放下扛在肩上的麻袋,打量着记者一行。若不是有人介绍,几乎没人相信他就是十八洞村小学校长蒲力涛,也想象不到他是位“90后”。

2018年,在花垣县任教的他,毅然选择到这里支教。虽然已做足了心理准备,但看到小学的那一

瞬,心里还是凉了半截:3个房间既是教室又是食堂,桌椅板凳磨损严重,3个年级、10多个孩子,只有一位老师,什么都要管。

最初的日子真难啊!“语文、数学、音乐、体育是我,买菜、做饭、搞卫生是我,改作业、写教案、家访也是我,一天到晚,忙得团团转。夏天还好,到了冬天,自来水冰冷刺骨,洗完菜连粉笔都握不住。最难熬的是晚上,大山里的孤独寂寞可以将人淹没。”记者听得感同身受,蒲力涛却是语气淡淡。

身体的累,尚能忍受。可这么多事,一个人干,影响了教学质量,孩子们的业绩始终不见起色。蒲力涛急了,一咬牙把在长沙工作、月收入6000多元的爱人隆建华请了过来,负责孩子们的生活。

起初,隆建华并不情愿,一无编制,二无工资,虽然在当地政府和村里的关心下,每月有了1000多元的补贴,落差还是不小。为了这件事,小两口没少拌嘴。可眼见孩子们更壮实了,成绩也上去了,夫妇俩的脸上终于有了开心笑容。

最初,蒲力涛支教期限是1年,可这一干就没有了期限。让他欣慰的是,这些年没白干。孩子们自信了,碰到陌生人不再猫在老师身后,敢于大胆地交流;校园更现代了,多媒体教室、图书馆、文体室一应俱全;社会支持更给力了,驻校老师来了,支教队伍来了,爱心人士也来了。

“这些年,十八洞村小学收到了太多的温暖,这也是我顶着压力,一年接着一年干的动力。虽然不知道还能留下来多久,但只要孩子们需要我一天,我就坚守一天。”说到这里,蒲力涛眼圈微微泛红,脸上却带着微笑。

“下一代要接受教育”。教育,是斩断贫穷代际传递的希望。令人欣喜的是,在三湘大地上,更多教育扶贫的故事正生动上演。

在湘西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毛坪山村幼儿园,塑胶运动场、幼儿午睡房、音乐教室等十分齐备。湘西州委常委、州委宣传部部长杨彦芳清楚地记得,10多年前,县里不少偏僻村寨根本没有学前教育,山里的孩子们错过了语言、认知、社交的启蒙黄金期。“2012年起,古丈县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共同启动‘山村幼儿园计划’项目,基本实现适龄幼儿达10人的村寨山村幼儿园全覆盖。现在,孩子们会讲普通话,能唱歌、会跳舞,变化太大了。”杨彦芳高兴地说。

教育的阳光,照在了更多学生身上。自2017年起,湖南面向原贫困地区,按统一标准建设了101所义务教育阶段的“芙蓉学校”。学校就建在老百姓的家门口,设施与城里相差无几。

蒲力涛点亮了一盏灯,芙蓉学校织就了一张网,教育扶贫筑梦未来。从一所村小的艰难改善,到一个体系的系统性革新,湖南用坚守与付出,让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扎根大山,也让更多孩子有机会奔赴广阔未来。

托举

十八洞村的嬗变,源自自力更生,也得益于多方托举。

步步高也产水?是的,就叫“十八洞”。2017年4月,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来到十八洞村参加扶贫座谈会。没想到,会没开成,却与水结缘。

“我们这里洞多水好,能不能办个水厂卖水?”当地干部的无心一问,让王填眼前一亮,当即决定去看看。甘冽洁净的山泉水,给王填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两个月后,步步高的人又来到了十八洞村,这一次,他们带来的是3000万元的建厂合同。

“开工虽快,建厂并不顺利。”湖南十八洞山泉水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王志勇回忆,“水厂选址在穷街峡谷,山高谷深,连行走都费劲,更不用说建水厂了。后来,我们不得不投资上百万元,先修了一条路。”

路的问题是解决了,新问题又来了。十八洞村是喀斯特地貌,地质结构复杂,修引水管道的时候,施工几十米就塌方一次。为保证工期,施工队只得昼夜赶工。短短75天,水厂建成试产,当汩汩的山泉水灌装成瓶,十八洞村像过苗年一样热闹。

王志勇来自湖南永州。身为外地人的他,深知水厂对十八洞村的重要。村里以水资源入股,水厂按“50+1”的形式给村集体分红,即每年保底给村集体经济分红50万元,每销售一瓶水就拿出一分钱注入村扶贫基金,截至2024年底,累计分红达到440万元。

源源不断的山泉水,还带来了就业希望,水厂直接、间接带来上百个就业岗位。一个更具雄心的计划已成现实——水厂将依托湘西黄金茶、猕猴桃等特色资源,开发茶饮、果饮新产品。

可贵的是,这条由十八洞村探索而来的“社会资本投入+村集体资源入股”产业模式,正从一村之策拓展为片区之方。

近年来,湘西以十八洞村为龙头,联动7个周边村寨,共同打造“十八洞片区”乡村振兴示范区,推动“一村富”迈向“连片兴”。

崭新明亮的车间内,“哒哒哒”的缝纫机声此起彼伏,工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忙碌着。“我都50多岁了,还能在家门口找到稳定的工作,也不耽误照顾孙子。”排碧村村民石虹艳一边说着话,一边手不停。

2024年以来,8个村携手湖南十八洞幸安祺服饰有限公司,投资800余万元,将排碧村闲置的老烟站“变废为宝”,修建成2100余平方米的十八洞片区服装厂,解决了周边150多位村民的就业。

生产线虽然红火,厂长莫海院却不兴奋,直言服装厂现在有两“愁”——一愁订单,公司总经理为了跑单,几乎没在厂里待几天;二愁管理,乡亲们淳朴重感情,乡里乡亲,大事小情,都要去帮,请假是家常便饭。但谈到未来,莫海院满是希望:“现在有几个大单正在谈,等你们再来,我们一定比现在好。”

行进在湘西大地,调研组看到了一幅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、乡村全面振兴有力推进的壮美画卷。这里从深度贫困到整体脱贫再到共同富裕迈进的生动实践,成为“滴水穿石”的证明、“中国之治”的写照。“精准扶贫”理念带来的改变,不仅仅是经济数据的增长,更是湘西民族地区发展能力的重塑,贫困户自尊与希望的重建。摆脱贫困之后,让发展仍然相对落后的地区继续大步赶上来,这笔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,就是最大的底气和动力。

(原载1月14日《经济日报》1版,经济日报调研组成员:齐东向 胡文鹏 温宝臣 徐晓燕 刘畅 朱双健 谢璐)